

12.04

大烽火抗倭七古

中共芜湖县委副书记党史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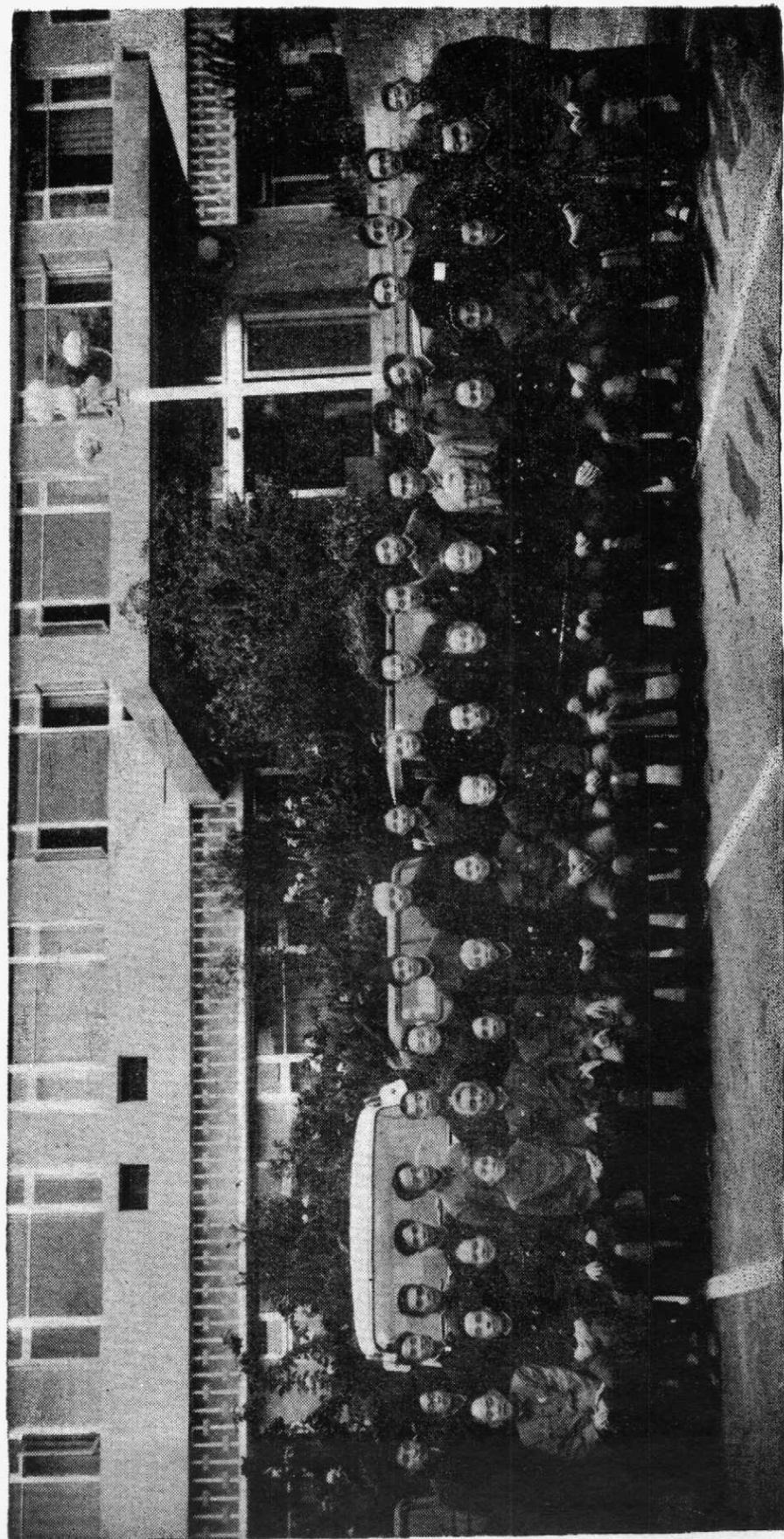
光荣属于
党和南燕
宣人民

孙宗溶

孙宗溶同志的题词

抗日时期南芜地区老干部党史座谈会合影

1984.10.15 摄于铁山宾馆



Aw5/1872/03



↑ 1984年10月，南芜两县邀请部分老干部在芜湖铁山宾馆召开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图为会场。



* * *

←阮致中（抗日时期曾任南芜宣县委组织部长、南芜县委组织部长）在审阅南芜地区的党史资料。

本栏照片 鲍正启摄



← 孙宗溶同志（抗日时期曾任南芜宣中心县委书记）在审阅南芜地区的党史资料。

本栏照片 鲍正启摄



↑ 参加南芜地区抗日斗争的部分老干部在一起。前排左起刘碧波、陈亚纯、金厚初，后排左起王敬之、阮致中、孙宗溶。

←中共芜湖市委书记陈光琳（左）与参加党史座谈会的老同志亲切会见。



→王敬之（抗日时期曾任南
芜宣县委书记）在审阅南芜地区
的党史资料。

本栏照片 鲍正启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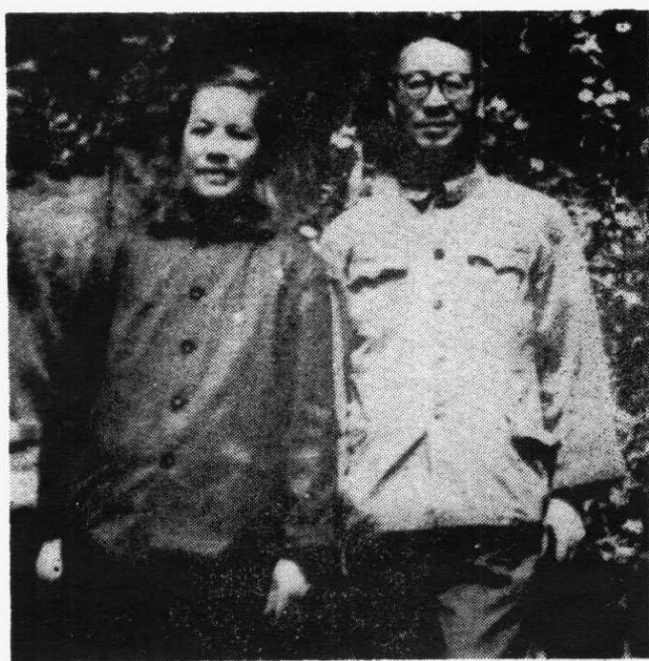


↑ 图为1945年10月，南芜县委书记孙宗溶（中）、副书记金厚初（右）、南芜游击总队副傅家盈北撤到江苏淮阴时的留影。



↑ 抗日时期曾在南芜地区任区委书记的陈作霖同志。

一九四九年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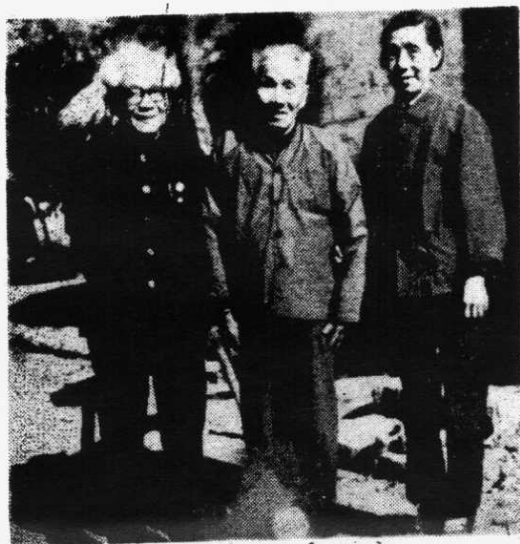
↑ 王敬之（右）、周纫惠（曾任南芜宣县委妇女部长）夫妇。 1950年摄

→抗日老干部王敬之、金厚初、宦守根（中）在一起。



←抗日老干部刘碧波、陈亚纯与革命烈士强日增妻女（中）在芜湖县招待所留影。

↓抗日老干部金厚初（抗日时期曾任南芜县委副书记）、陈亚纯夫妇看望抗日时期的南陵龙潭乡长（开明士绅）朱文锦（中）。



↑参加党史座谈会的部分老干部，会后瞻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图为他们在军部旧址前的留影。

本栏照片 鲍正启摄

前 言

《青弋江畔抗日烽火》已同读者见面了。这本书记载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陵）芜（湖）宣（城）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况，党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斗争情况，以及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南（陵）芜（湖）宣（城）地区当时处于南京、芜湖敌伪大据点的外围，敌伪据点林立，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武装和大刀会的活动也极为猖獗，加之地形上是圩田水网，隐蔽困难，斗争条件十分艰险、复杂。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由于广大军民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地坚持斗争，执行“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的正确方针，这里的抗日斗争烽火，沿着青弋江两岸，仍然蓬勃发展，如火如荼；人民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直到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回忆南（陵）芜（湖）宣（城）地区抗日斗争的历史，不仅引起我们对于参加过这一斗争的

广大干部、部队、人民群众的怀念，更引起我们对于那些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的崇高敬仰。现在我们撰写和编辑这份四十多年前的党史资料，也是为了“继往开来”，是为了用丰富生动的斗争史实，教育我们的党员、群众和下一代，让他们牢记过去，让他们继承革命先辈的业绩，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永远当一个革命者，为建立一个民富国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我还希望，在这本小册子的基础上，通过许多老干部和党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今后还会编写出更多更好的、内容翔实的、生动的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的党史资料来。

孙宗溶

目 录

· 回 忆 录 ·

- 接防红杨树·····陈仁洪（1）
- 我从民运部到南芜宣县委工作简介·····金文萍（19）
- 南芜宣地区抗日活动回忆·····洪 林（20）
- 南芜宣县委的建立与演变·····罗白桦（24）
- 回忆罗锋同志·····王敬之（26）
- 南芜宣县委情况回忆·····金厚初（36）
- 南芜宣地区抗日活动情况概述·····李友白（39）
- 抗日时期南芜宣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阮致中（42）
- 抗日时期南芜宣地区党组织演变及其活动·····孙宗溶（47）
- 我在南芜地区活动的经历·····陈作霖（52）
- 回忆南芜二、三事·····吴若兵（56）
- 关于地下交通及竹丝港地区党组织
情况的回忆·····陶大本（61）

· 专 题 资 料 ·

- 皖南事变前我党在南芜宣地区的抗日活动·····（65）

南芜宣中心县委的建立及活动…………… (77)

党在南芜地区坚持斗争 开创抗日游击战

——一九四三、四四年南芜地区抗日斗争情况…………… (83)

芜湖城下烽火燃 青弋江畔打敌顽

——记南芜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92)

附： 序列表 (1 — 5)

接防红杨树

陈 仁 洪

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逆江而上，直逼武汉，江南的大片国土日益沦入敌手。山河破碎，奸宄横行。

五月末，根据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应迅即深入到江南敌后去创建根据地，然后继续向东、向北发展的指示。各支队陆续开赴抗日敌后，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敌后游击战争。三支队亦随军部移至铜（陵）繁（昌）南（陵）作战前线。

六月初，日华中派遣军为了牢牢地控制长江航线，运送兵力给养，接济第三军团对武汉的作战，驻芜湖的日伪军，加强了攻势和防御，他们沿青弋江不断南犯。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作战节节失利，最后望风而逃。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新四军加强上官云湘三十二集团军在芜湖青弋江一线的阵地防务，命三支队五团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驻守红杨树——青弋江——峨桥一带的防务，与三十二集团军协同作战。

按说，新四军的装备落后，火力很弱，是不宜担负阵地战任务的，更不说有许多新四军战士的手里，只有大刀和梭标。国民党要新四军用这些低劣的武器，去对付鬼子的迫击炮、掷弹筒、三八式轻重机枪以及骑兵大队集团式的冲锋，其用心十分险恶。但是，当时新四军军分会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宁愿让

自己的部队担负更大的牺牲，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六月中旬，谭震林同志率三支队从茂林出发，首先到了西河镇。这时候的三支队，只有一个五团（叶飞、吴焜同志带领六团一、二营，已经随陈毅同志挺进江南敌后，仅留下一个三营随支队部行动）接防的任务自然由五团来承担。

青弋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皖南的内河。它发源于黄山、九华山，流经太平、泾县、南陵、宣城、湾沚地界，最后从芜湖注入长江。三八年六月以前，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的一四四师（川军），一〇八师（东北军）以红杨树附近的青弋江为界，固江设防。红杨树以西为一四四师防地，红杨树以东为一〇八师防地。日军的前沿在湾沚镇和芳山一线。当时，国民党部队的阵地都按三线配置，鬼子一来，他们从一线退到二线再退到三线。三线守不住就全军溃退，所以鬼子每次南犯，都象赶鸭子一样，有时几十名、几百名日本兵，可以赶着国民党几千人的部队仓惶而逃。只因当时日军兵力有限，倘若兵力充足，象国民党这样的守阵地，用不了几天，皖南早就被日军鲸吞了。

五团团部和支队部在西河镇住定以后，国民党一四四师便来了一位副师长与我们交接防务。交防后他们如释重负，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开口便大言不惭地说：“我全师官兵，浴血奋战，抵倭寇于红杨树，已达半年之久，颇使倭寇畏之三分，故屡受委座暨顾长官犒赏，此番令我部退守二线，亦是委座垂慕。”

团长孙仲德见一四四师副师长说得正起劲，便冷不防插上问：“国军抗战已有数月，不知贵军战绩如何，毙敌缴械多少？”

这个……，副师长迟疑了一下，马上转口说：“我师与日

军屡屡交手，自然双方各有伤亡，毙敌之数，鄙人一时记不太清了。”

孙团长接着问道：“那么，现在红杨树阵地谁手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一四四师驻守的红杨树，几天以前就被日军占领了。

副师长脸红了一下，自我解嘲地说：“暂时被日军所占，这叫避其锋芒，曲线救国嘛。救亡图存虽党国所宗，但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当前倭寇求战心切，我们不妨欲擒故纵嘛！”

“党国的仗就是好打，丢了阵地还要奖赏，我看应该叫曲线丢国！”孙团长说过鄙蔑地冷笑了一声。

副师长见谈得不投机，便凑到孙团长跟前，故作亲热地说：“不瞒老弟说，对日本人的仗，不是那么好打，贵军过去擅长山地游击战，鄙人也曾领教过，可现在你们要在水网稻田地区对付日军的洋枪洋炮，说不定贵军要比国军跑得快，其实这也算不上什么。中国之大，日军之凶，顶不住就撤，理所当然，委座不是也从南京撤到重庆吗！”

孙团长见一四四师副师长说了几句“肺腑”之言，便对他说：“老兄真不愧是沙场老将，所言极是。强敌之前，委座把新四军摆到前面，让贵军居后，实属委座栽培提携呀！”

这句话一下子触到了副师长的痛处。一四四师是川军，跟东北军一〇八师一样，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抗战开始，三战区把他们推到南（陵）、繁（昌）前线与日军对峙，官兵早就怨声载道，只是碍于军令，嘴上不好说，心里着实不满。听孙团长这么一说，副师长两眼一瞪，气愤地骂到：“他妈的，栽培个屁！把弟兄们推到前线来栽培，是生怕我们死得晚！”说到这里，这位副师长看了看孙团长，突然象同病相怜似地说：“老兄别傻了，委座的心病我知道，不是日本人，所以，

别说丢一个红杨树，就丢十个、百个红杨树给日军，委座也不会怪罪于我们的。要紧的是你们不能丢掉阵地，你们新四军与我们这些‘后娘孩子’相比，又当别论了。

这次接防，我们与国民党一四四师、一〇八师成前三角配置。以青弋江为中心，我团居前，部队要重新从日军手里夺回被友军丢掉的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的阵地，然后扼住青弋江两岸圩堤，阻止鬼子南进。五团的侧后两翼是国民党一〇八师和一四四师。一〇八师的阵地在我右后方的“过龙山”——“九连山”丘陵地带，一四四师在我左后方的“跑马山”——王家庄一线。国民党的这两支部队象督战队一样，紧紧地盯着我们的脊梁后面，我们被他们夹在中间，前面就是日军，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不是我胜，就是战死，其处境可想而知。国民党蒋介石早就想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抗战之初的这种战场部署，早就把他们的恶毒用心揭示得清清楚楚。只是新四军坚持在对日血战中求生存，才一次次幸免于难，顽强地跳出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一个个陷阱。

国民党一四四师一个师在红杨树一带担任防务，我们新四军五团一个团去接（当时支队部带六团三营移居蒲桥）。五团团部驻西河镇，一营驻离西河不远的王村，我们二营驻在马家园至红杨树一带，三营则驻在我们的左翼金家阁。

有一天傍晚时分，队伍来到一四四师的阵地，四川佬看到我们许多战士，手拿大刀和梭镖向前开，一个个都捂着鼻子笑我们。这时一四四师的一些老兵则站在一旁睁眼相看，他们端详着从身边匆匆而过的新四军队伍，对着那些无聊的同伴们的哄笑呛白说：“你们别耻笑新四军的装备不行，打起仗来可不含糊。”听到老兵说话，一些知趣的士兵收敛了一下，但仍有少数士兵挤眉弄眼地嘲笑我们。

面对国民党的冷嘲热讽，战士们看到他们瘦骨伶仃，尖嘴猴腮的样子，只不过嗤之以鼻。宣传队的同志编了一段快板反唇相讥道：“贵军能打仗，一人两条枪（川军抽大烟，许多人上了阵地，怀里还揣着大烟枪），上了阵地先抽烟，见了鬼子往回窜，窜要窜得快，就把枪枝摔，枪枝摔了好交差，烟枪可要自己买，谁说国军不勇敢，紧握烟枪斗敌顽！”一四四师丢了红杨树，自知理亏，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为了夺回红杨树阵地，接防时，谭震林同志给我们出了个点子。他说：“鬼子刚占红杨树，立足未稳，加之地形还不太熟悉，必然人心惶惶。夜里你们去闹一闹他，让他们六神不安。”于是我们选了几名有经验的侦察兵，让他们每人带上七、八个手榴弹，打一阵枪，部队又在村外配合，连吆喝带打枪，折腾了大半夜，还缴获了一条枪。鬼子刚占领红杨树，摸不清情况，又没有坚固的工事，第二天一早便急匆匆地撤回湾沚镇去了。

我们顺利收复了红杨树，鬼子一走，部队迅即开进村去。

红杨树是个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村子，又紧贴青弋江（离湾沚镇约二十里水路），江边有码头、渡口，水陆交通都算方便，贸易往来比较发达，所以芜湖、湾沚的日军把这里作为他们南进的一个重要目标。红杨树在一四四师驻守时，鬼子一来，他们就弃阵逃走，鬼子一走他们又蜂拥回来，经常在红杨树与鬼子拉锯，搞得这一带民不聊生。我们进村以后，街道上冷落凄凉，沿江的许多店铺被鬼子破坏了，东西被抢光了，店面也被烧了，门板上赤身绑着被鬼子奸杀的姑娘。我们进驻后，迅速帮助群众重建家园，没出几天，许多外跑的群众也陆续回到村里。红杨树才渐渐地恢复了活力。

接防以后，三营在我们的左侧河西。我们二营驻在红杨